

春節文娛演唱材料

# 早春河

(四場歌劇)

湖北省群眾藝術館編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大强与荷花相爱，可是荷花的媽媽又把她許配了別人。这时，大强已報名应征，荷花为了反抗母亲的包办婚姻，与大强商量好，即刻結婚。婚后，大强应征入伍，荷花便到大强家里来了。可是，大强的嫂嫂脾气很坏，和大强的妹妹大貞合不来，并挑唆丈夫大剛罵大貞和荷花，荷花为了搞好家庭团结，一再容忍，并教育大貞勿与大嫂爭吵，最后，她們终于用实际行动感动了哥嫂；并在大强的来信帮助下，全家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密 河 春 早

(四場歌剧)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編輯

宜城曲剧团集体創作

罗 成 秀 執筆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新出字第1号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

787×1092 $\frac{1}{32}$ 开· $\frac{7}{8}$ 印張·18,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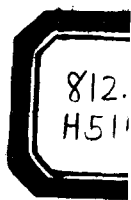
1957年11月第 1 版

1957年12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900

統一書号：T10108·89

定 价：(7)0.10元



**時間：**現代。

**地點：**農村。

**人物：**

朱荷花——十九歲，女。

大媽——五十歲，荷花的媽。

彭大強——二十歲，荷花的愛人。

大剛——三十歲，大強的哥哥。

大嫂——三十歲，大剛的愛人，名叫布花。

大貞——十七歲，大強的妹妹。

大娘——五十多歲，大強的媽。

## 第一場

〔中秋夜、鬻河邊。〕

朱荷花：（上唱）

喜鵲入巢天已晚，  
合作社里下了班。  
我悄悄來在鬻河岸，  
等大強好把心事談。（稍頓）  
前兩年我和他都很年幼，  
時常瘋瘋打打鬧着玩，

人长大既然情意更重，  
又为啥受拘束不好明言，  
上一次约会会在河岸，  
想把亲事对他谈，  
他羞得说话舌头卷，  
我满心话儿不敢言，  
只听流水耳边响，  
只见满天星眨眼，  
二次相逢在今晚，  
满腔的心事要说穿。(登石台)

彭大强：(从柳林中出现，唱)

与荷花约会在今晚，  
来到鬻河草岸边。  
见荷花等在鬻河岸，  
荷花，你不怕河风阵阵寒。

果你等久了。

朱荷花：不啊。

彭大强：荷花，盼了好久，才盼到今天。

朱荷花：是啊！

彭大强：荷花，上次匆匆忙忙地走了，我有一件事情没有问你。

朱荷花：是什么？你说。

彭大强：你妈从前不是给你说过你舅家……。

朱荷花：是的。

彭大强：那么……

朱荷花：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彭大強：我問問罷了。

朱荷花：管那些做啥？

彭大強：你不肯，你媽媽願意嗎？

朱荷花：（唱）婚姻法，有規定，  
她要想包辦萬不能。  
說服媽媽我有責任，  
荷花做事有決心。

彭大強：（唱）孟家親事你不肯，  
解除婚約是正經。  
如今自由選對象，  
我問你喜欢啥樣人？

朱荷花：我喜欢……我喜欢那最喜欢我的一个人。

彭大強：你喜欢他，他自然会喜欢你呀！

朱荷花：那就好唄。

彭大強：你給我介紹認識吧。

朱荷花：你比我更了解他。

彭大強：我最了解的有兩個人，一個你，一個我。

朱荷花：那麼，把我除開，就是……

彭大強：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對嗎？（唱）  
本來我早就愛上了你，  
怕的是你的媽不依。  
今天你有這勇氣，  
真叫我不知怎樣感激你。

朱荷花：（唱）你早就是我心愛的。

开头怕你嫌我文化低，  
现在我看到你心里，  
才敢开口把亲提。

彭大强：（唱）我爱你，

朱荷花：（唱）我爱你，

彭大强：（唱）我有情，

朱荷花：（唱）我有意。

彭大强：  
朱荷花：（同唱）

我俩的婚姻是幸福的。

朱荷花：大强哥，你看今天的月亮真好，天上地下，象穿了一身花衣裳。

彭大强：是啊！潯河真是个好地方。

朱荷花：（唱）月亮照在潯河上，

你看这河里映出好月光，

月儿鑽进水，

水里藏月亮，

不怕风儿吹，

不怕浪花扬，

大强哥，真好比我俩心心相印乐洋洋。

彭大强：（唱）潯河岸上小山崗，

崗上松柏排成行，

青翠令人爱，

四季不改常，

不怕风和雨，

不怕雪和霜，

荷花妹！好比我俩情同意合，地久天长。

〔大嫂在后台喊：“大强！大强！”〕

彭大强：啊！

大嫂：（气冲冲地喊来）大强，大强！

彭大强：（撇开荷花，跑进来）啥事啥事？

大嫂：跑跑跑跑跑，跑的跑跑跑，叫我当磨心！这日子叫我怎么过啊！你不好好管一管，我可要闹个不休哩！

彭大强：（唱）哥哥带米去砍柴，

我是太阳落土才走出来，

这叫什么跑世外，

谁又和你闹对台？

大嫂：你那好妹妹也该管一管吧。我总算是个嫂嫂吧，再弄也不能让那个小婆娘跑到我头上坐着。

彭大强：怎么，大真又怎么啦？

大嫂：（唱）死丫头人小心眼大，

浑身汗毛会说话，

横吵直吵要入社，

差点要把屋吵塌，

嫂子的心操不了，

看你这互助组长有啥法？

彭大强：（唱）农业合作化，

家家户户乐开花，

我家就该早入社，

哥哥在外你当家。

大 嫂：我当家？我才不哩，男当外，女当内，我不管闲事  
不背过。别说当家的了，就是不当家，就有人看不顺眼。

彭大强：嫂嫂，大胆当家吧，你要不放心的话，落好是你的，  
落坏是我的。

大 嫂：你也不能乱当家，等你哥哥回来再说……走，去给  
我把那个小鬼治一治，（发现荷花）哦，我当是谁呢，还是  
你呀。真太对不住了，我的眼睛长到什么地方去了！别  
见怪，我不知道啊，打扰了你。

朱荷花：（走过来）布花嫂子，你这么晚还忙呀？

大 嫂：哎哟，要是晓得你也在这儿，我怎么也不会来啊！

（不乐意地下）

朱荷花：怎么，她们姑嫂俩不和气吗？

彭大强：一口槽上拴不住两匹叫驴子。

朱荷花：大真的性子我知道……

彭大强：再碰上个嫂嫂嘴尖毛长，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  
早晚就为这着急！

朱荷花：急有什么用？嫂嫂的思想不是一天改变过来，怎么  
大真妹那么性急呢？我明天一定要找她谈谈。

彭大强：将来……你们姑嫂俩一定谈得好。

朱荷花：我……我不跟你说了。（跑下）——幕落

## 第 二 场

〔前场两月后，荷花家。〕

大 妈：（抚摸着刚才送来的花布，唱）

女儿是娘的连心肉，  
为她的心事娘忧愁。  
为了女儿娘心碎，  
今日里，忧消愁解喜心头。

哈哈，这一着棋算是走准了。这花布一定称喜儿的心。

(停)听说大强要去应征，只要大强一走，她还有什么想  
头，这真是，女儿的心，娘——最——亲。

朱荷花：(上)媽。

大 媽：荷花，你回来了，我问你，大强究竟应征不应征？

朱荷花：他最先报的名，怎么不应征呢？

大 媽：(正合其意但仍要探问，唱)

他媽是不是会拉腿，  
他自己是不是有决心？

朱荷花：(唱)他的决心已下定，  
他媽不是落后人。

大 媽：(唱)他的身体怎么样，  
会不会驗掉去不成？

朱荷花：(唱)大强身强力又壮，  
媽媽千万莫耽心。

大 媽：(旁唱)

这步棋果然看得准，  
想他应征就应征。  
这正是怕热就起风，  
天冷送来炭火盆。

孩子，你成天在外边跑，也累了，你在这儿歇歇，我去

弄飯給你吃吧。姨媽今天送來些肉，早就煮好了，我去拿來。

朱荷花：媽，這花布是誰的？

大媽：也是你姨媽給你送來的。

朱荷花：給我？

大媽：是呀，孩子，恭喜你，姨媽給你說了一門好親事。

朱荷花：（驚唱）

呀！這是說的哪里話？

是禍是福我弄不清，

姨媽怎么不行正，

買來彩禮想逼婚！

大媽：孩子，你坐下來，聽我慢慢對你說吧。

朱荷花：沒有什麼好說的。

大媽：（唱）婚事是我親口允，

難道你一輩子不嫁人。

朱荷花：（唱）我一心愛上大強哥，

等他回來就結婚。

大媽：那怎么成！你已經是这么大的孩子了。

朱荷花：（唱）我與大強從小長大，

兩人相愛感情深，

等他三五年不要緊，

仍是紅花綠葉兩相襯。

媽，你替女兒想一想吧。

大媽：孩子，為來為去是為了你，你這樣不聽娘的話，娘真太傷心了！（唱）

你不滿六岁死了爹，

我苦水把你澆养成。

含在嘴里怕你化，

頂在头上怕你冷，

只为你終生不嘔气，

才把你許給你表亲。

是亲戚就有三分向，

老亲戚不会錯待人。

朱荷花：(唱)管他亲戚有几层，

我与表兄沒感情。

大 媽：(唱)大强的嫂子你可打听，

誰不說她是个墜头瘟。

朱荷花：(唱)我帮大嫂求上进，

定能建成个好家庭。

大 媽：(唱)你跟大强这样鬼混，

不怕別人指背梁筋。

朱荷花：我們的婚姻合理合法，誰要說我們不对，誰就要受批評的。媽，婚姻法是不許任何人干涉婚姻自由的。

大 媽：(唱)为娘話已出了口，

不能翻臉不認亲。

你要不肯你就滾，

一輩子莫回我朱家門。

朱荷花：(唱)媽媽不要心难过，

我上姨媽家把話說，

千錯万錯朱家錯，

莫得罪亲戚两不和。

媽！这是女儿一辈子的事情啦！

大 媽：好，不听媽的話，媽也沒有法子，我去找你姨媽來。

(下)

朱荷花：(望着媽去影)唉！真沒想到媽是这样的。

彭大强：(从另門上)荷花。

朱荷花：大强。

彭大强：荷花，我告訴你好消息，我的身体檢查过了，身高  
体重一切都超过了。我这个国防战士算是当定了。

朱荷花：啊！我为你高兴。(旁唱)

看他滿腔的热情象紅火，

我怎好迎头把水潑，

不說吧，

不說了啊！

不行，

咱俩婚事无結果。

彭大强：(旁唱)

看荷花今天心神不定，

必有石头压在心。

朱荷花：(旁唱)

孟家婚事不能說，

我只得忍气吞声送他行。

彭大强：荷花，有什么心事要告訴我嗎？

朱荷花：沒有。

彭大强：我早就看出来了。

朱荷花：真的没有什么，大强哥。

彭大强：刚才的事情我知道，你和媽媽在吵架的时候，我在門外沒有进来。

朱荷花：你都知道，我也不用瞞你，你說該怎么办？

彭大强：你打算怎么办？

朱荷花：我……~~（停顿）~~你为什么这样問我？

彭大强：（唱）媽媽是你亲骨肉，  
不能叫媽媽伤了心，  
孟家既然有情意，  
就成全孟家这门亲。

朱荷花：（唱）你說这話有用意，  
想不到你对我有怀疑。

彭大强：（唱）你等我三五月还好說，  
等三年五年怎好提？

朱荷花：（气了，唱）  
不好提，就不提，  
几年的恩爱一口吹。  
我算沒有好福气，  
我算不該高攀你。

你……走……吧。

彭大强：走，（信步出門，止步）真的走嗎？（回头，唱）  
往日只愁难見面，  
見面就怕早分身。

朱荷花：你应征去吧，明天我以群众的身份去送你。

彭大强：你这又何必呢？

(长久的靜默以后)

彭大强：荷花妹！  
朱荷花：(同时) 大强哥！ 难道說……

(二人緊緊相倚)

朱荷花：大强哥，我們散不了，散不了啊！(哭)

彭大强：散不了，我們要永远在一起。(唱)

荷花妹妹莫流泪，  
怪我說話欠考虑，  
把你送进风箱里，  
两头受气实在屈。  
我这种思想太不对，  
从今再不怀疑你，  
眼看困难面前摆，  
我心里千急沒主意。

朱荷花：(唱) 你莫管，莫心急，  
千斤担子我担起，  
我一顆心永远交給你，  
天大困难我不把头低。

彭大强：可是……荷花妹，我走了，你怎么办呢？

朱荷花：我倒有一个办法，

彭大强：什么办法？

朱荷花：我們馬上結婚。

彭大强：我应征呢？

朱荷花：两桩喜事一起办。(唱)

明天我送你上兵役局，

到民政科里登个記，  
結婚的証明拿到了，  
你我二人两分离，  
你入伍，服兵役，  
保卫建設社会主义。  
我到你家当軍屬，  
努力生产支援你。

彭大强：好，我們走吧，

朱荷花：走。

——幕落

### 第 三 場

〔前場几天以后，荷花婆家。早晨。〕

大 嫂：（上唱）

我的名字叫布花，  
內内外外我当家，  
婆婆說我好，  
丈夫把我夸，  
誰知来了二媳妇，  
寵坏了朱家的小荷花。  
婆婆听她的話，  
小妹也帶坏啦。  
如今又当上互助組长，  
我这日子怎么过呀！（发现桌上新做的一双鞋子）

这是給誰做的新鞋？是給媽做的嗎？不对不对，媽的鞋样小些，啊，想起来了，这一定是給她娘做的，哼，人在婆家，心在娘家，这叫什么好媳妇啊！可在我們家里，偏偏要把她当作好人，妇女主任还说她一百个好。我看沒有她呀，我們也一样的过日子。（对内喊）媽，媽！

大 娘：（上）什么事呀？

大 嫂：你快看看，媽，这是荷花給誰做的鞋子？

大 娘：这，針綫活做得真不坏，一定是給她媽做的。

大 嫂：你看你老人家脚上的鞋子都快破了，这好的媳妇，怎么不替你做一双呢？

大 娘：如今是我家的媳妇，还怕穿不成她做的鞋，（停）她早就該給她媽媽做双鞋子的。（唱）

只为和大强婚姻事，  
与她亲媽生气沒答腔。  
早就盼她母女轉和順，  
到底是荷花聪敏比娘强。（拿鞋准备走）

大 嫂：媽，你拿到哪儿去？

大 娘：（唱）剛才我飲馬到鬻河，  
荷花的媽鏟草到河坡，  
我想前去为儿陪陪过，  
怎奈是两手空空不适合。

正好，把这鞋子送給她媽去。（下）

大 嫂：媽，媽，（媽去远，回头）哼，看起来，我家婆婆也不公平了。一家人都上了她的圈套。好吧，你們看着办，由你們去好了。你們总不能把我吃掉。（气愤地坐下）

大 剛：(上) 什么？誰上了誰的圈套？……荷花、大貞回來沒有？

大 嫂：沒有。

大 剛：這兩個死丫頭，吃家飯做野活，咱們家是軍屬，還要去幫別人代耕。放下家里事情不做，去幫人家種地，幫人家煎藥，真不成個東西。

大 嫂：你別提了，我正為這嘔氣哩。出嫁的姑娘，老是惦記着娘，花了一塊多錢，跟她親媽做那麼好的鞋子，這個家我看將來就會敗落在她的手上。

大 剛：今天我可管不了那麼多，在地里，我好好的教訓了她一頓。

大 嫂：教訓得好，這女人，不給點顏色她看，是不行的。

(停了停)走，咱們去吃飯吧。(同下)

朱荷花：(拖着沉重的步子，上唱)

在娘家我與媽頂嘴出門，

沒指望到婆家又不和順，

未必是我一人的壞習性，

為什麼一路走一路碰釘？

反正我心裡沒有什麼病，

哪怕他疑鬼又疑神，

大貞妹也真是過於急性，

累得我過錯背一身。

怪不得大強哥老不能入社，

就因為哥嫂橫絆筋。

唉，這，這怎麼辦啊！(沉思片刻)不，不是這樣啊！(唱)